

鲁迅编印美术书刊辑存十三种

新俄画选

· 艺苑朝华第五辑

8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藝苑朝華

第一期・第五輯

新俄畫選



朝花社選定

1930

藝苑朝華

(不許依樣翻印)

第一期・第五輯

新俄畫選

實價大洋四角

一九三〇年五月印成

第一輯 近代木刻選集(一)

第二輯 落谷虹兒畫選

第三輯 近代木刻選集(二)

第四輯 比亞茲萊畫選

上海光華書局發行



藝苑朝華

目 錄

構成的象徵畫.....	Krinsky	繪
新的革命的體制.....	Krinsky	繪
克倫謨林宮的襲擊.....	Krinsky	繪
善攝身體	Gastev	繪
薩彌亞丁像	I. Annankov	繪
莫斯科	V. Phavorsky	木刻
列寧的遺骸.....	木刻，未詳作者	
列寧的葬儀.....	木刻，未詳作者	
培林斯基像.....	P. Pavulinov	木刻
熨衣的婦女	N. Kupreanov	木刻
兒童.....	E. Kruglikova	繪
託羅茲基夫人像	E. Kruglikova	繪
插畫(首頁小圖)	B. Grigoriev	繪

小 引

大約三十年前，丹麥批評家喬治·勃蘭兌斯(Georg Brandes)游帝制俄國，作“印象記”，驚爲“黑土”。果然，他的觀察證實了。從這“黑土”中，陸續長育了文化的奇花和喬木，使西歐人士震驚，首先爲文學和音樂，稍後是舞蹈，還有繪畫。

但在十九世紀末，俄國的繪畫是還在西歐美術的影響之下的，一味追隨，很少獨創，然而握美術界的霸權，是爲學院派(Scadismus)。至九十年代，“移動展覽會派”出現了，對於學院派的古典主義，力加掊擊，斥摹仿，崇獨立，終至收美術於自己的掌中，以鼓吹其見解和理想。然而排外則易傾於慕古，慕古必不免於退嬰，所以後來，藝術遂見衰落，而祖述法國色

彩畫家綏珊的一派（Cezannist）興。同時，西南歐的立體派和未來派，也傳入而且盛行於俄國。

十月革命時，是左派（立體派及未來派）全盛的時代，因為在破壞舊制——革命這一點上，和社會革命者是相同的，但問所向的目的，這兩派却並無答案。尤其致命的是雖屬新奇，而為民衆所不解，所以當破壞之後，漸入建設，要求有益於勞農大衆的平民易解的美術時，這兩派就不得不被排斥了。其時所需要的是寫實一流，於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暫時的勝利。但保守之徒，新力是究竟沒有的，所以不多久，就又以自己的作品證明了自己的破滅。

這時候，是對於美術和社會底建設相結合的要求，左右兩派，同歸失敗，但左翼中實已先就起了分崩，離合之後，別生一派曰“產業派”，以產業主義和機械文明之名，否定純粹美術，製作目的，專在工藝上的功利。更經和別派的鬭爭，反對者的離去，終成了以泰忒林（Tatlin）和羅直兼珂（Rodschenko）為中心的構成派（Konstruktivismus）。他們的主張不在 Composition 而在 Konstruktion，不在描寫而在組織，不在創造而在建設。羅直兼珂說，“美術家的任務，非色和形的抽象底認識，

而在解決具體底事物的構成上的任何的課題。〇”這就是說，構成主義上並無永久不變的法則，依着其時的環境而將各個新課題，從新加以解決，便是牠的本領。既是現代人，便當以現代的產業底事業爲光榮，所以產業上的創造，便是近代天才者的表現。汽船，鐵橋，工廠，飛機，各有其美，既嚴肅，亦堂皇。於是構成派畫家遂往往不描物形，但作幾何學底圖案，比立體派更進一層了。如本集所收 Krinsky 的三幅中的前兩幅，便可作顯明的標準。

Gastev 是主張善用時間，別樹一幟的，本集只收了一幅。

又因爲革命所需要，有宣傳，教化，裝飾和普及，所以在這時代，版畫——木刻，石版，插畫，裝畫，蝕銅版——就非常發達了。左翼作家之不甘離開純粹美術者，頗遁入版畫中，如瑪修丁（有“十二個”中的插畫四幅。在“未名叢刊”中），央南珂夫（本集有他所作的“小說家薩彌亞丁像”）是。構成派作家更因和產業結合的目的，大行活動，如羅直兼珂和力錫茲基所裝飾的現代詩人的詩集，也有典型的藝術底板畫之稱，但我沒有見過一種。

木版作家，以法孚爾斯基（本集“墨斯科”）爲第一，古潑

略諾夫（本集有“熨衣的婦女”），保里諾夫（本集有“培林斯基像”），瑪修丁，是都受他的影響的。克魯格里珂跋女士本是蝕銅版畫(Etching)名家，這裡所收的兩幅是影畫，“奔流”曾經紹介的一幅，（梭羅古勃像）是彫鏤畫，都非她的擅長之作。

新俄的美術，雖然現在已給世界上以甚大的影響，但在中國，記述却還很聊聊。這區區十二頁，又真是實不符名，毫不能盡紹介的重任，所取的又多是版畫，大幅傑構，反成遺珠，這是我們十分所抱憾的。

但是，多取版畫，也另有一些原因：中國製版之術，至今未精，與其變相，不如且緩，一也；當革命時，版畫之用最廣，雖極匆忙，頃刻能辦，二也。“藝苑朝華”在初創時，即已注意此點，所以自一集至四集，悉取黑白線圖，但竟為藝苑所棄，甚難繼續，今復送第五集出世，恐怕已是晌午之際了，但仍願若干讀者們，由此還能夠得到多少裨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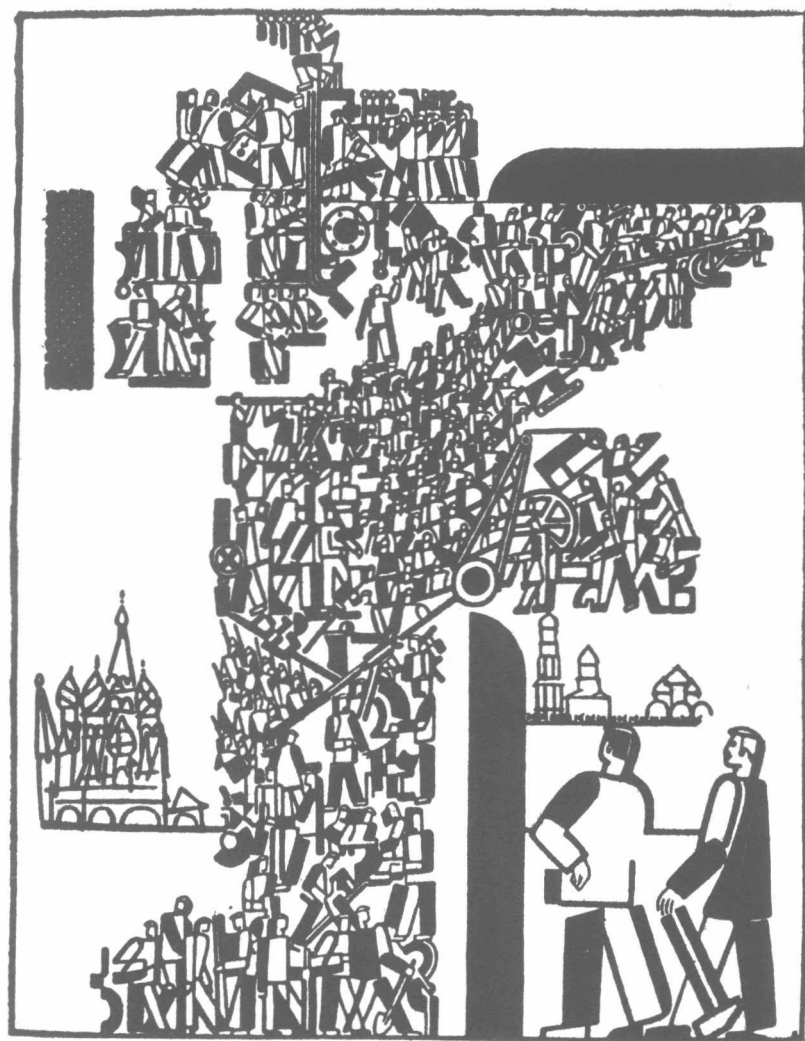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中的敘述及五幅圖，是摘自昇曙夢的“新俄美術大觀”的，其餘八幅，則從 R.Fueloep-miller 的 “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” 所載者複製，合併聲明於此。

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夜， 魯迅

機械化的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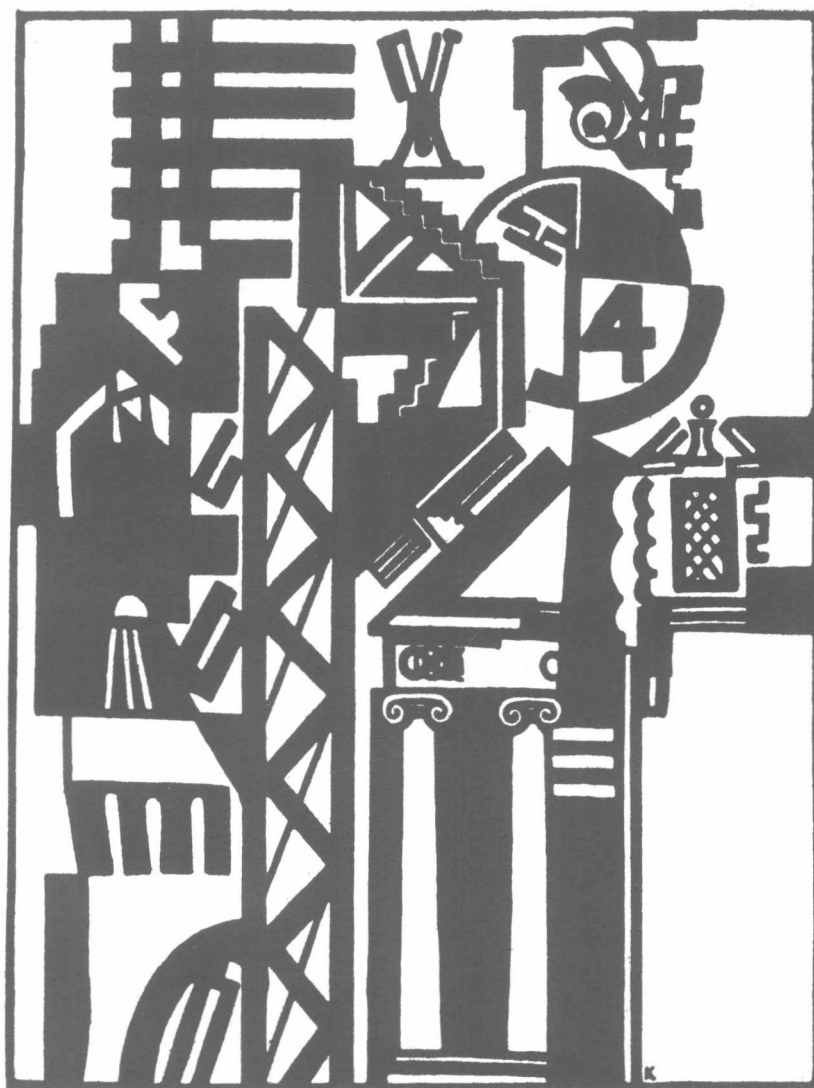
在變為機器的羣衆中僅成組合的一部分

克 林 斯 基 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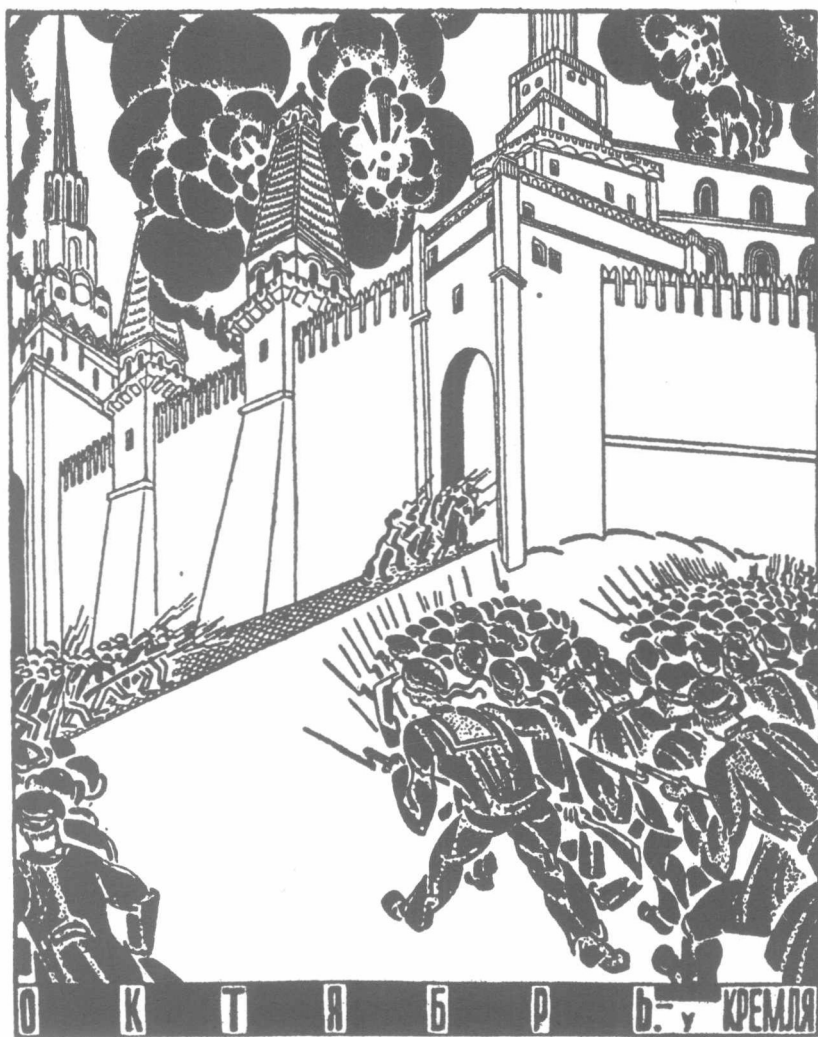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革命的體制：
一切“主義”與舊的建築的“意匠”的混合

克 林 斯 基 繪



克倫謨林宮的襲擊

克 林 斯 基 繪



О К Т Я Б Р Ъ - у КРЕМЛЯ

機械化的個人

在變爲機器的羣衆中僅成組合的一部分

克 林 斯 基 繪

